●中華郵政爲新特准掛號認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廿七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逾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大洋三角封面加倍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嗣之力終身難孕遭夫之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腫起粟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一費加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大喜香烟

十枝大喜　價廉物美　諸君不信　請即嘗試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家藏良藥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爲大毒不成則已成則濃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毒無論身上手上面部上發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爲安漸漸消退不須再服誠衛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萬應消癧丸

瘰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治癆聖藥 對口菌

癆病怕寒怕暑怕四時八節經年累月困苦床第其至精神渙汰血肉乾枯以期骨瘦如柴形容變相俗謂百日癆千日癆是也難醫藥調理耗費鉅資仍屬難起沉疴鄙人明知斯理佈告私衷幸垂鑒爲敝處出售真正對口菌專治各種癆病吐血遺精白濁帶服二三分立刻見功并能斷絕根株誠蓋世之聖品定價每分洋十元如假天殊警告病家勿嫁價貴而自誤性命請三思之

上海法界八仙橋新街安里一號時雨藥房啓

本報介紹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製造各種照相銅版鋅版工料精緻交貨迅速且價格公道本報自出版以來所登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等俱由該館銅版部承製其成績優美已早在閱報諸君洞鑒之中毋庸本館多述茲爲導引國人起見特行介紹如諸君有欲製刊銅版鋅版等件可逕至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銅版部接洽定可得滿意之結果也此布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整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上海民生傘 商標

民生傘　華商造　物料精　製造巧　其價廉　其貨好　能遮雨　能禦日　吾同胞　曷購用　合羣力　共提倡　各大洋貨號均有出售

內服 海州精 清血解毒

每瓶一元六角每打洋十六元各外埠本分號均有發售

花柳症及外症第一妙藥

夫足花柳之塲既受其毒往往不肯告人而求治於江湖醫士一經包醫往往徒費金錢受毒更甚依遇諸般花柳毒症稍自覺察或已發出不如趕購此海草精藥水服之並無攻瀉之害自能將毒漸漸解散永無後患可謂至靈至穩又凡一切外症不論輕重皆可服此立奏奇功因其是在清血分血分清則毒無有不去耳

總發行上海中英大藥房

瘡藥

天泡瘡臁窩瘡黃水瘡瘰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瘡內服外擦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洋貸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匯寄費加一郵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羣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真正 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虧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之病如腰背痛臀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禁娼問題

（丹翁）

上海禁娼的問題、漸漸的要成事實了、禁娼自然是頂好的事、但這件事、也算是個絕大的希望、禁無營業的女人爲娼、和禁無營業的男人做窮人一樣是難達目的的、況且禁娼也有廣義狹義、專在租界內禁娼、尚不甚爲難、從前上海來的日本娼妓很多、後經日本領事禁止、果然上海沒有日本的娼妓了、但一到了東三省、日本的娼妓還是很多、講到正本淸源、必然租界以外、也無娼妓、才算得眞正禁娼呢、專禁有形式的娼、亦尙不甚爲難、只要酒樓上沒有唱曲子的、馬路上沒拉客的、弄堂內沒有掛牌子的、也算弊絕風淸了、可是『台基』以外、甚麼旅館客棧、可以做卜晝卜夜的勾當、甚麼大餐館、甚麼俱樂部、可以用女客的名義請來、即如日本的藝妓、就說他絕無秘密賣淫的事、或者日本警政取締的嚴、可以辦得到、等到中國一切的暗娼、都沒有影兒、才稱得眞正禁娼呢、據娼家口中說來、有的是家無恆產、衣食難謀、有的是遭遇兵荒、家道中落、雖說自願爲娼、其情亦不無可憫、且時運來、名聲大、娼的父母、便是封翁太夫人、娼的兒女、便是公子小姐、其餘穿的戴的、車兒馬兒、一般不會爲娼的婦女、還要嘖嘖的羨慕、都懷了一個『有壻如此、恨不爲娼』的心理、特嘴上不肯說明罷了、還有一種高等的娼妓、就帶着政客的臭味、民國以來、如某總長、某黨魁、那個不是借重娼妓的地方、做個納賄的機關、就另有一班人、也利用他做個運動差缺的機關、禁起娼來、這些大老難道不生阻力嗎、前淸末年、北京民政部、專禁私娼、但要赴局報名、呈驗相片、到月繳捐、便有了公娼的資格、可見禁止私娼、不過是一種收入捐款的政策、現在上海要禁公娼、正與他相反、自是一種慈善家的態度、將來私娼的數目、比較現在如何、當局必然有善後的辦法、如今原不必過慮、惟有爲娼的這種人、女工是不會的、農桑便不願意去做的、禁娼以後、代他們想條去路、却很爲難、老友馬二先生說道、『他們是狠高興給人家做姨太太的、』但是現在新學說昌明、一切風俗改良、方且厲行一夫一妻的制度、今日禁娼、便去做姨太太、將來再禁起姨太太來、叫他們又做甚麼呢、有個新學家說『你眞是矮人觀場、沒有開過眼兒、等到禁姨太太的時期、社會的主義、必然發達、這班姨太太、却應了公妻的急需、豈不是一變至道了嗎、』我既不能預知未來、也只好聽憑他們做姨太太的命罷、

說白話

晶報標明是社會定期日刊、凡社會上的事業、都可以評論記載、古董一行、也是社會上的營生、同開戲館子遊戲場一般、我們歡喜玩古董的、也同聽戲聽書是一樣的消遣、既然可以評戲評書、自然也可以評古董了、晶報主人要採我們這一類的稿子、雖說是著的人頭腦頑固、不過對於社會日刊的體例、似乎不甚背能、涵秋的小說、大家是最歡迎的、別的著作、有時未免過於刻薄點、就容易得罪人啦、至於說的對不對、大家都有一個主見、別人似乎不好干涉的、若是說他不應當說新思潮不好、那麼新思想的人、也不應當反對異已的了、我說人家的主見不好、我就先錯啦、若是遇到那一般誨淫誨盜有害於社會、當然代社會上宣布他口誅他筆伐他、那就一點兒錯也沒有哪、

廢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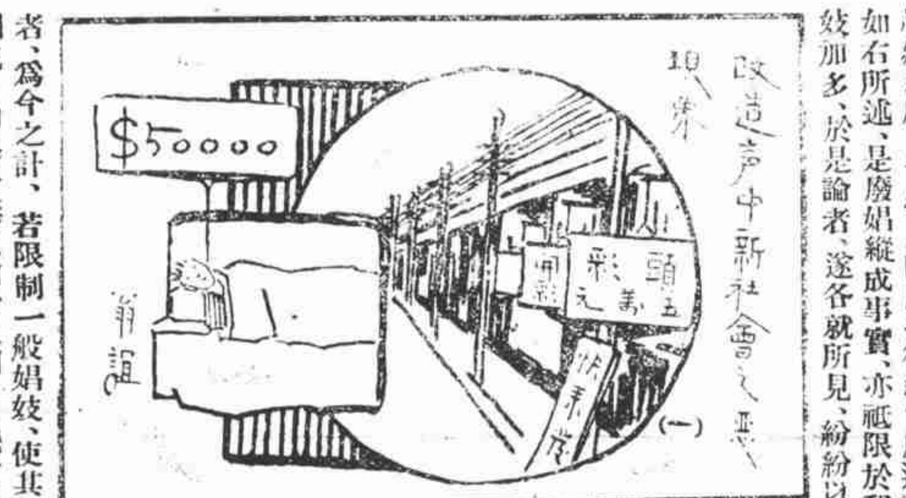
（馬二先生）

上海近方提議廢娼、工部局已有委員會、着手籌備實行、而靠娼吃飯之龜若鴇、已大起恐慌、聞有移向閘北營業之說、其着手辦法、一、買地皮、起建新屋、二、托人向閘北行政官廳運動、願納捐稅、准其自由營業、如右所述、是廢娼縱成事實、亦祗限於租界一隅、而華界或反因此而娼妓加多、於是論者、遂各就所見、紛紛以起、

甲說、女子之爲娼、乃迫於無生計、女子之無生計、由於不得相當之職業、故根本補救、在推廣女子職業、如此、則女子生計既裕、將無願爲娼者矣、不言廢娼、而娼自廢、

乙說、娼之所以爲娼、本非自願、實出於龜鴇之逼迫、故娼之所得、皆龜鴇之餘利、娼特龜鴇之機械耳、苟言廢娼、不如先禁龜鴇、使不得分娼之利益、如此、則龜鴇無所得利、必不再事逼迫、而娼且自廢、

丙說、中國娼妓之多、由於娼妓之可自由婚嫁、朝爲青樓女、暮作貴家姬、故一般人不第不覺娼之可賤、抑且視娼妓之從良、爲小家女子自由攀壻之捷徑、轉勝於良戶人家論婚之有門第限制者、爲今之計、若限制一般娼妓、使其終身不得享婚姻之權利、則一墮煙花、即終身無復齒於人列、庶幾女子視娼爲畏途、而不甘於墮落、



以上三說、各明一義、各有理由、要皆足證明娼之來源、由於社會制度不善之有以造成者、故其救濟方法、廢娼不過治標之辦法、而提倡女子職業、改良婚姻制度、打破家庭專制之習慣、使一般女子、咸大解放、享大自由、則娼之一業、必且爲女子所唾棄而不顧、雖欲勿廢、又安可得耶、

男女合校

平議　（秋涵）

有一天在一處地方、碰着一大堆文明學生、承他們盛愛、不鄙棄我、便同我講講近來的時事、不覺講到男女合校這一篇文章、我就笑着問問他們、諸位對這男女合校的事、還贊成不贊成呢、誰知當時贊成的、十八中到有九個、所主張的言論、狠多狠長、一時也說他不了、大約說男女合校有利的、是替國家省下許多開辦女校的錢、說男女合校弊的、是許多男女集合在一處、他們司空見慣、就不致彼此一見、男歡女愛、醜出那些傷風敗俗的事了、當時我便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他們就疑惑我頑固、大家伸着頸、仰着脖子、一定逼迫我發表意見、我笑着說道、諸位主張是一點不錯、至於所持的議論、委實頑固不過、我是決不肯附和的、省錢這句話、狠不用諸位替政府及各省當軸打算、他們在別的上面、不知花費了幾多冤枉銀子、也不愛惜、怎麼提到辦女學、就窮得要死了、至於諸位這『司空見慣』四個字、看起來似乎光明正大、畢竟尙欠了些閱歷、我比給諸位聽、若講到司空見慣、莫過於人家夫婦了、日裏也見慣、夜裏也見慣、一桌上吃飯也見慣、一床上睡覺也見慣、倘如諸位所說、見慣了就沒有男歡女愛的事、世界上的夫婦、再沒有養兒女的希望了、這種議論、斷斷不能成立、我剛才說到此、大家恍然大悟、無不哈哈大笑起來、我又接着說道、因爲男歡女愛、以致傷風敗俗的一層、老頑固該說、文明學生却不該說、依我愚見、第一先要破除男女界限、甚麼男歡、甚麼女愛、甚麼叫做傷風、甚麼叫做敗俗、一概都不去理會、這男女合校的目的、方才可以達到、方才可以進行無碍、不必拿那些裝飾門面的話來掩飾、不過如今的女孩子、都有他頑固老子管束着、不見得便能如諸位的意思、一古嚨兒放他們到學校來、同諸位熱鬧熱鬧、這也不必過慮、等諸位將來養了女孩子、老子也文明、女兒也文明、那時候還愁這許多學校裏、沒有女學生嗎、咳、至早還須待一二十年之後、任諸位再提倡些、怕諸位本身却等不及了、這就叫做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了咔、

長

（馬二先生）

或言、民國居官、能佔得一長字、便自貴顯、如總長、次長、省長、師長、旅長、之類、即降至極度、亦不失爲司長、科長、尙有一部分之權力也、有聞而雀躍者、曰、若然、則家兄今且顯貴矣、蓋已佔得一長字、或問令兄現居何長、其人曰、家兄乃警察總廳閱報室室長、

雨窗雜書

（哀民）

新文學的白話、謂非京津官話、亦非中州字面、更非作小說的白話、云是另有一種、但是既然說新、不應該夾雜一些舊在裏邊、怎麼現在這般自命新學大家、硬要避去小說上的字、把『的』字寫作『底』、『他』字寫作『她』、難道如此一變換、就算新了麼、咳、逃不出說文範圍、請問新在那裏、不論是新是舊、須得多讀書、才能下筆、我是極贊成新的、不過現在那般新學大家、有根底的太少、胡適之、陳獨秀、算是新學中的孔子孟子、不必說了、單就上海說、祗有朱執信的新文、確乎有新思想的、其餘都是能發做無意謂的辯論、不能做貫澈主張的文字、什麼？什麼！鬧得人頭疼腦漲、朱執信的文章、怎樣到使得我佩服呢、畢竟書讀得多、

詩是陶寫性情的小品、旣然新思潮主張實用的、什麼祭文詞章用不着、就不應該有、新體詩、自從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家沒有出幾個、新詩家到出了不少、懂得這『天籟人爲』的難處的、新詩一首、都不敢做、做新詩的、連山歌都比不上、東也是水吓月吓、西也是柳吓風吓、實在吵得人難受、九九歸原、舊體詩鈔襲資料多、隨便拾拾、總覺得有些詩氣、新體詩來源太少、你也說這幾句、我也說這幾句、竟有連詩氣都沒有了的、我說新詩還是廢的好、

愛克司光（一〇一）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七回　遏狡謀移花接木　鬭奇醜倒樹尋根

這個當兒、麗符已跳得進房、再聽他這番議論、眞個笑得彎腰疊肚、撈口向張敬問道、適才這美人兒是誰、張敬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正色答道、你這人委實糊塗、在先不是曾經告訴你過的、這美人便是小玉子、麗符又笑道、這小玉子還是一個、還是兩個、張敬急道、你又來取笑了、像小玉子這樣美人兒、便是一個、已算是難得的了、如何除他以外、還有兩個、麗符道、旣沒有兩個、這小玉子可同那影片上小玉子、絲毫沒錯嗎、張敬轉哈哈大笑起來、說道、自然絲毫沒錯、影片是小玉子親身去拍的小像、你想拍的小像、同他這人、還有個分別麼、麗符笑道、不錯不錯、拍的小像、却與小玉子沒有分別、至於適才我看見那個美人、怕是小玉子以外的替身、斷斷不是小玉子、…這幾句話、說得張敬也有些模模糊糊起來、儘管仰着腦袋、細細思索、麗符又笑問道、小玉子家裏、究竟還有別人沒有、張敬忙答道、有呢有呢、他還有一個嫂嫂、也同他差不多年紀、狠是風騷、…麗符聽到這裏、忙拍手笑道、他們姑嫂兩人的面目、你可細細瞧見過不曾、張敬想了想、笑道、千不怪、萬不怪、只怪我這付眼睛、生得太不濟事、他這嫂子、我有一次也曾見過的、至於他生得是好是歹、發覺我不淸楚、麗符點頭笑道、這就不怪你了、怕小玉是個極醜的人物、故意拿他嫂子的影片、前來騙你、你是認票不認人、拿着他嫂子的影片、睡的是小玉正身、我來告訴你罷…說時便將適才所見、一一告訴他明白、又說這女人不但同這影片比不上去、便是尋常人物、也沒有他這般難看、張敬拱頭笑道、我這就不大相信了、怎麼據外人口氣、都說他嫂子遠不及小玉好看呢、麗符不覺嘆了一口氣說道、咳、俗眼罷罷、他們怎能評論美人顏色、所以古今來的才子、埋沒在風塵中的、不知多少、就以漢朝王嬙而論、分明是個絕色、偏生遇見一個不解事的毛延壽、輕輕在畫圖上冤枉了他、以至琵琶塞外、青塚黃昏、許多人替他叫屈、他這嫂子、可惜羅敷有夫、不然、我拚着出幾千銀子、將他買得回去、貯以金屋、被以綺羅、不比較嫁着這荒傖、多出些幸福麼、（未完）

夕陽紅檻錄（八）

鵷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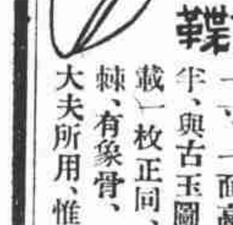
第二章　舊生涯琴樽北海　新活計選舉南威

今天新世界很有熱鬧可看呢、湘秋舉眼看時、這人姓陳名岫雲、是個江南老名士、年紀四十多歲了、却還風華濤灑、和湘秋交好、當下湘秋連忙起身讓坐、笑道、你從那裏來又有什麼熱鬧、岫雲笑道不用問、你穿上衣服、一同去罷、湘秋也無可不可的、穿上件紗衫、坐上車子、岫雲自已有車、便一窠風向大馬路來、到了泥城橋邊新世界門首、岫雲跳下車子、湘秋笑道、呸、什麼熱鬧、這個地方、我來的也不要來了、岫雲一手扯着湘秋、用手指道、不慌呢、你看這不是新鮮的玩意兒、湘秋也見門首、紮着個柏枝門樓、用小電燈盤出羣芳大會四事、鮮明璀璨、頗爲奪目、不覺笑道、原來是鬧這個玩意兒、說着一同進去、在二層樓上茶座裏隨意坐下、這時才兩點多鐘、靜悄悄的不見一人、一個洋貨鋪的攤子上、擺着許多蠟製的小洋娃兒、那夥計、正拿雞毛帚、去拂那洋娃身上的灰塵、一不留神、拂倒了上面一個蠟孩、其餘的通倒下來、跌個滿地、（閒筆入妙、）兩人不覺一笑、湘秋忽然道、爲何不見計蓉庵、岫雲道、他到蕭山去了、有半月呢、昨天我接到他一封信、有幾首打油詩、說得狠是發笑、最妙是、什麼近來總統多於鯽、數到杭城已有三、（杭州花界三總統、）蕭娘已去王嬙嫁、魯殿靈光小桂英、當時說此、花叢掌故、帶着感慨、頗爲有趣、談了一回、那遊人却漸漸多起來了、二人覺得坐着無味、便到各處去走了一躺、將交四點時、那人越發多了、只見二層樓影戲場上、紮着柏枝欄干、掛着綵、當中台上放着一個狠高的箱子、有幾個人、正在那裏忙着開箱子、取出一堆堆的票兒、上面坐着五七個衣冠濟楚的人、捻着筆、不知在那裏寫些什麼、地堂中一張大菜台、玻璃罩裏邊、放些綢緞香水香烟、以及徽章等物、四面壁上、掛着密密層層的金箋對子、看那款識、却全是堂子裏姑娘的、滿滿的擠了一屋子的人、夾着些鬢影衣香鶯叱燕罵、原來是上海堂子裏、選舉花國大總統哩、（總結一筆怪現狀也、）湘秋等看了一回、苦得擁擠不開、也尋不淸楚、便走了開去、却喜灘簧場上轉靜悄悄的、便又坐下泡了茶、岫雲搖搖頭笑道、好利害、竟轟動一時了、湘秋笑道倒是那些對子、狠有幾副好的、如曹小雲的、小於么鳳輕於燕、雲想衣裳花想容、小文仙的、徵雪文窗金鑿落、曉風仙樂玉參差、都狠工麗、最妙的是笑意一副、說什麼向我一笑已足、問卿於意云何、這個做的人一定狠滑稽的、（未完）

上海名妓菱花

犖齋雜詩

鈎弦著決傳周制、黃玉無瑕村巧工、低處三分高一寸、慫齋圖譜與斯同、



周黃玉韘、一面高一寸、一面高三分半、與古玉圖考所載一枚正同、韘有棘、有象骨、皆士大夫所用、惟天子用玉、故傳世絕少、（附圖）

郭氏當年仿國法、八分書體制精佳、永隆通寶如同出、海內孤行計鑛牌、（註詳前雙牌記）

銙牌行用臨安府、南渡軍中濟一時、準伍百文無滿此、高宗舊制史書遺、（同前）

紫金方寸燦霞光、雙字垂珠篆體長、魏武少兒名曰整、封邱謚戴壽書詳、（註詳前洗印記）

八稜玉盞雙同聲、雙耳蟠螭觸手驚、識是西京千載物、雕鏤精妙色晶明、

漢白玉盞、徑二寸許、高亦如之、雙耳蟠螭凸起、姿勢生動、工妙無倫、周身水浸、作牛毛紋、口下雕雷紋一周、

春江花事

（鮑老）

▲笑意同鑑冰到北邊去、算得今年上海花界之中、一件大事了、但是前天在台面上、遇到金書玉老七、他說鑑冰回來以後、笑意亦回來了、住在一品香（癡按、笑意老六、確已於前日返滬、現寓一品香十號、）老七從來不打誑話、這樁事不見得是虛、那鑑冰笑意二人、眞所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呢、

▲英商企妹牛奶糖公司、借永安公司天韻樓舉行香國選舉、新世界也辦羣芳選舉了、聞說香國選舉是張桐花主持、羣芳選舉是飄病紅主持、這兩位先生、都是辦花選有經驗的人、這一回一定可觀了、

▲花園寄廬的曼倩、近來瘦得多了、有人說因操勞過甚、以致諸病百出、

▲三馬路的琴樓、我道是誰、原來是（黑翠子、）下一期本報上、我把這黑翠子的來由、以及同凌犢影的趣話刊出來、請閱報諸子瞟皮瞟皮哩、

燕南遇盜記

（忞公）

余讀黃葉翁之記御、迴憶余少壯行齊魯燕趙間、遊蹤所至、無奇人如髯騎、無快事如黃葉翁之執鞭自御、而時一遇盜、乃或爲黃葉翁之所未歷歟、甲辰春、余省親濟南、將之京師、斯時輪軌未通、北行者必以騾車、濟南陸行三日程、徑德州、易舟、水行六日、乃達津沽、余以北省多萑苻、不能無戒心、挾四衞兵自隨、由齊河渡黃、經晏城平原諸縣、每四更起行、行廿里、天乃明、日未晡、卽止宿、俗謂趕早不趕晚、所以避盜蹤也、北地旅店垢惡如雞塒、蘆蓆土炕、一燈熒然、院外騾溲馬矢、中人欲噦、時有流妓、抱絃索奉寢、問客唱曲否、皆粉面塗脂、作鳩盤茶相、一日稍失道、漸迫曛黃、有三騎疾馳、斜掠余車過、睹衞兵、不敢發、余知爲盜探、戒衆警備、幸短程抵德州、無所遇、舟泊德州西關外、遣四衞兵回、期連鎭衞兵來代、候一日、連鎭兵失期不來、舟小僅一方艙、庖湢坐臥咸於斯、方艙後一容榻地、俗名倒坐、以處僕夫、河低如溝、岸高若塀、風來兩岸、塵土紛集、以舟爲墟壑、余意不能耐、又以水行防盜較易、遂命解纜、日暮宿於某村、荒郵野店、二十餘戶耳、余命泊舟河心、毋傍岸、夜三鼓盡、鈴聲驚夢遽醒、聞舟人與岸人語、岸人叱令移舟泊岸、舟人不答、余知爲盜、呼僕、僕蜷縮如蝟、余出前艙、戒榜人勿移舟、盜不得答、則爭集槍向船舷、彈嗤然、掠一舟子耳過、舟子嗷然呼、時上弦、丙夜月落洞黑、余自星光下、微窺岸際盜衆、可五六人、短衣、袜首、執槍、而船衆無械、勢莫能敵、計惟堅守河心、以待援至、盜不得逞、則使二人上游覓舟以渡、余私計盜若得舟、則萬事已矣、相持逾時、聞遠際隱隱有馬鈴聲、嚮余舟來、余爲盜黨繼至、而盜以爲余之援也、遽驚散、鈴聲止、騎者一人下、則驛卒馳送電報也、余猶疑爲盜之謀、天明始令登舟則連鎭之電、云衞兵於次驛涎候、余乃得安抵津沽、茲事回憶、距今十六年矣、津浦路成、輪鐵四達、蜿蜒千里、瞬夕往還、又孰知當日行旅者之險難萬狀耶、乙卯道津浦鐵道北上、自車窗望見平原晏城德州諸站、雲車風馬、倏忽已過、回思前遊、恍如隔世矣